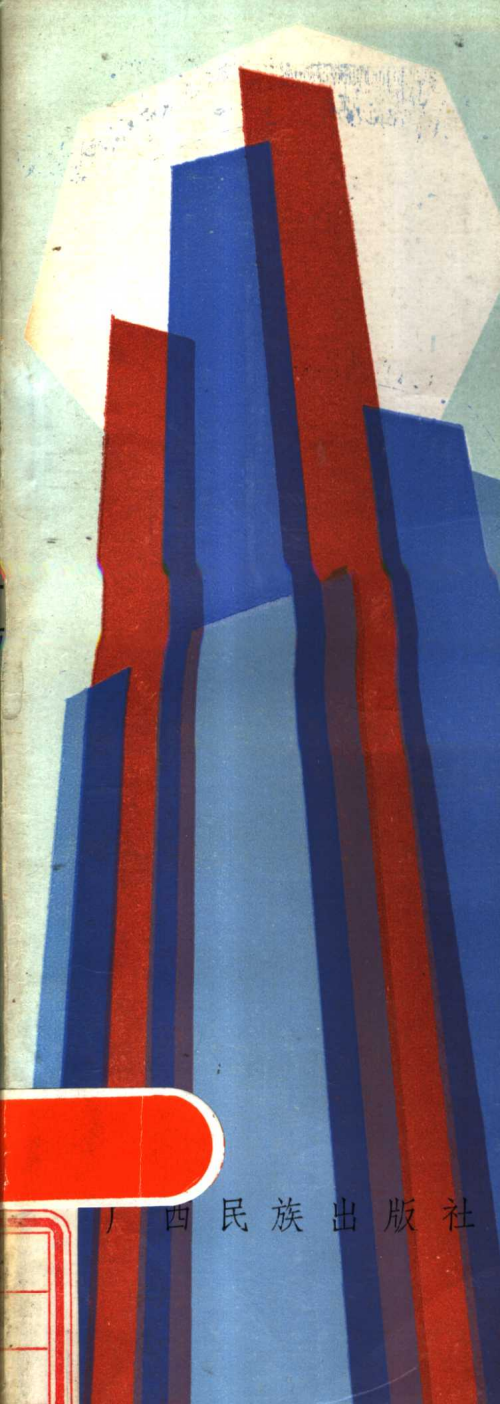




套娃

广西分会
中国作协

广西民族出版社

· 报告文学集 ·

奋 飞

中国作家协会广西分会编

广西民族出版社

奋 飞

中国作家协会广西分会编

☆

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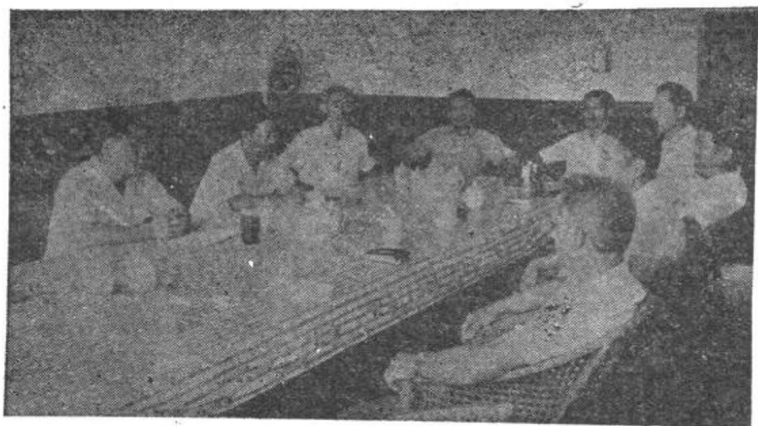
(南宁市七一路)

柳州市新华书店发行 柳州市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5.125 113 千字

1986年3月第1版 1986年3月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: 10138·60 定价: 0.80 元



图为柳州钢铁厂领导班子开会研究柳钢的发展宏图。
左起：党委书记褚朝元，厂长洪普洲，总经济师宋思文，
总工程师苏雄，副总会计师阮叔云，副厂长程玉琛、冯中
增、黄细苏，党委副书记林善似。 摄影：赖铭恕



↑ 桂林味精厂厂长王学加（右三）和厂里负责同志
共同研究规划。 陈平 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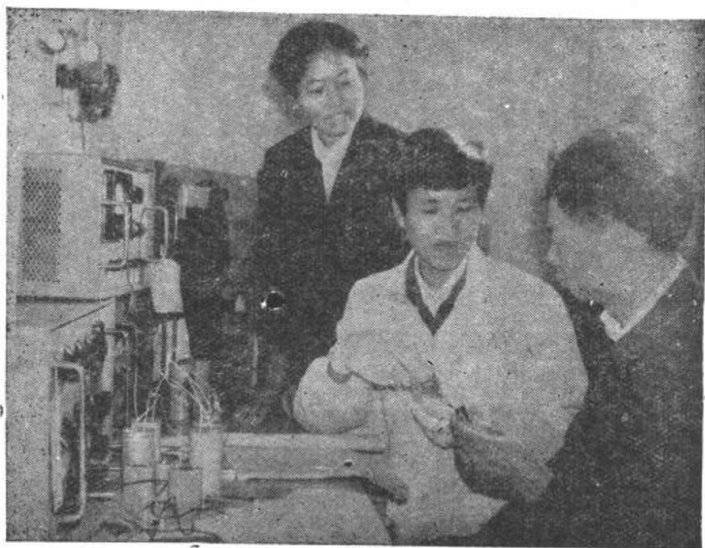


← 桂林七星日用化工厂的创始人何平（右）和他的爱人邓捷（左）。

→ 桂林七星日用化工厂的邓拾媛同志（右）与邓润祥同志（左）。他们说：“下一步要打到南美，还有欧洲！”



→ 桂林无线电八厂厂长杨晓云（左）、副厂长周金祥（右）、技术员在测试新产品的性能，研究如何搞好新产品的制造工艺，以满足市场用户的需要。
林勇强摄





← 德保县酒厂新厂长李芳型
(左一) 和副厂长黄英党在研究
产品装璜。



↑ 虎邱化工厂第一任厂长黄柏生(左)正在和
中冠化学工业实业总公司总经理钟冠一道研究提高
产品质量。
郭小平 摄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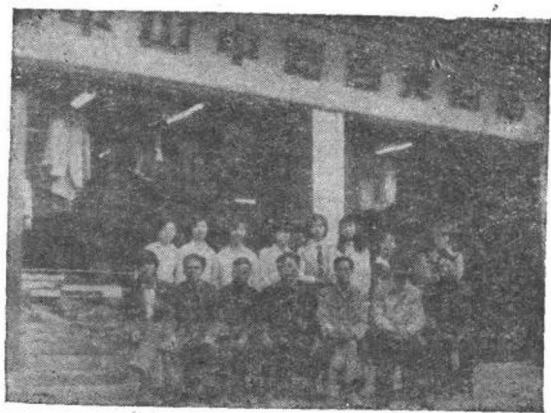
↑ 柳州钢铁厂厂长洪普洲。



↑ 桂林三建公司负责人文字新(左),高德启(中),费天长三同志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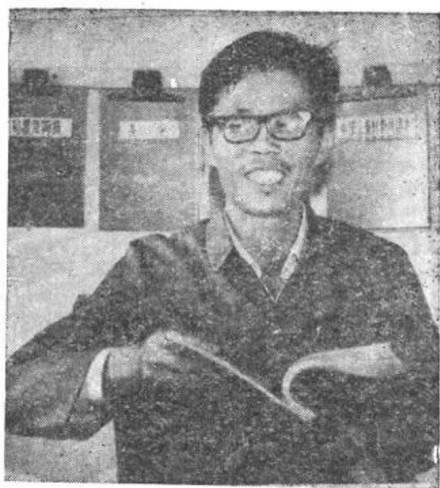
↑ 桂林市中山中路百货店经理黄礼忠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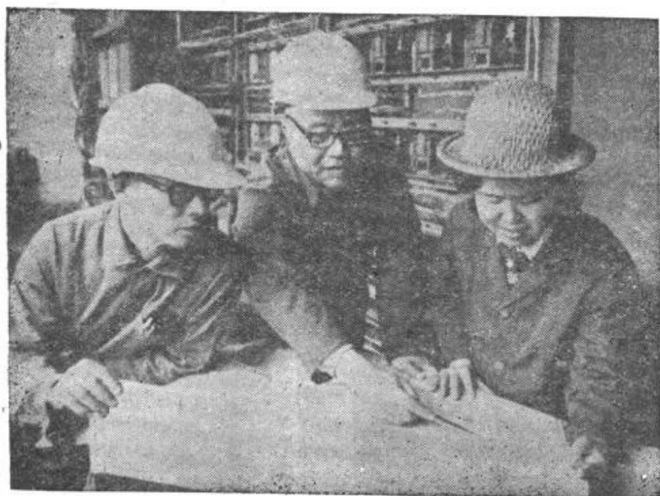
↑ 桂林市中山中路百货商店全体同志合影。



↑ 桂林涂料厂厂长郭培星(中)、
副厂长曾广如(右)、党支部副书记关玉坤(左)在研究工作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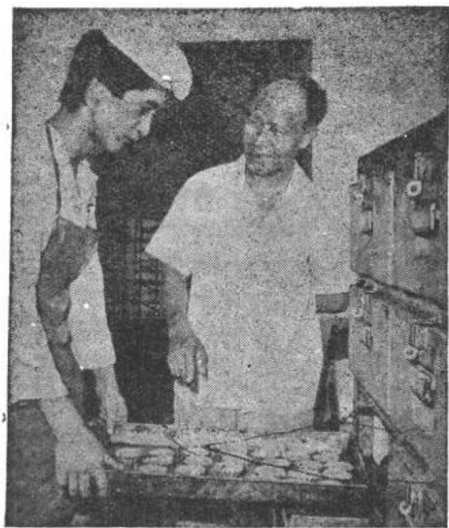
↑ 桂林味精厂厂长王学加。
陈平 摄



← 柳钢炼铁分厂电气工程师杨
慧通(中)正在和技术工人研究改
造高炉上料系统应用电脑控制自动
化上料的问题。

赖铭恕 摄

← 陈忠胜正在北湖水泥厂附属厂之一——多美食品厂检查工作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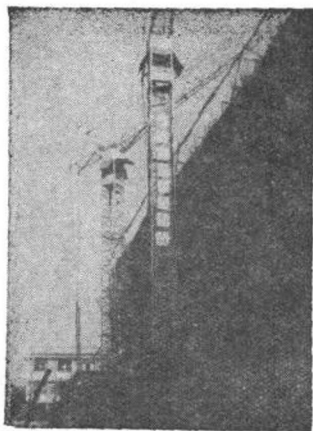
→ 柳钢在努力增产钢材的同时，严格地搞好产品质量。图为工人在检查钢材的质量。



← 德保县酒厂生产的蛤蚧雄皋酒、茴香甘露酒、糯米酒、黄精酒、田七酒、猕猴桃酒、山甲养阴酒畅销全国，驰名中外。



↑ 桂林涂料厂生产的*811聚脲清漆的几种包装样品。



图为QT16吨/米型塔吊，为桂林三建公司安装队所造。此型塔吊性能好，操作简便，易于拆卸搬迁，现全国各地均有定货，产品已行销到黑龙江鸡西市，江西景德镇市，安徽芜湖市等地，获得用户好评。



金桂花夏露，除狐臭有奇效，订户遍及全国各地。产品远销港澳、东南亚等地。欲批量购销金桂花夏露者请来
人来函至广西桂林市王城根和平巷七星日用化工厂洽谈。

目 录

鲲鹏扶摇九万里	柴立扬(1)
栽培“金桂花”的人们	荒 岛 孙茅榕(23)
铁腕改革家	曾广良 汤世民(40)
激流勇进	桂 文(55)
从这里走向世界	毛 巍(71)
转轨中的“三套车”	林永格(87)
群星灿烂的天空	蒋继锋(102)
虎丘，卧虎之丘	林唯唯(118)
陈忠胜的出手奇招	林唯唯(135)
小人物的事业	王志新(151)

鲲鹏扶摇九万里

柴立扬

柳州北郊有一座山，天竺桂、相思树和香樟树间，棲居着无数的山雀，迎着霞光早出，伴着夕阳晚归。相传很久很久以前，山中百鸟啼鸣，欢唱声声。有条恶龙飞来占据这座美丽的山，赶走了众鸟。唯独一群勇敢的小山雀没有飞走，和恶龙搏斗。小山雀们敌不过恶龙，将要被恶龙吞噬。一只鲲鹏赶来助战，血战了三天三夜，将恶龙的眼睛啄瞎，扔下荒野，鲲鹏也流尽了最后一滴血。山雀们把鲲鹏抬到山顶，鲲鹏化成岩石，高昂着头。山雀们相信鲲鹏总有一天会甦醒展翅，就世代守护着酣睡的鲲鹏。啊！这就是柳州有名的鹞儿山！

我被这传说吸引，来到柳州鹞儿山下的十里钢城。站在柳钢招待所的阳台远眺，每当信号钟响，高炉铁水奔流；转炉钢花飞溅；火龙似的钢坯滑出小轧分厂的加热炉口，轻巧地穿过滑槽，在轧机下窜过几个来回，又钻进第二台轧机，腰身在圆盘外卷了数卷，象金龙翻腾翘首映现在我脑海时，我仿佛就看到鹞儿山顶的“化石”晃动，“呼”的一声，鲲鹏复活了。它盘旋在钢城上空，俯视烈焰中的金龙，惊讶地发现那钢城的长龙并不是昔日的恶龙，而是钢铁工人的劳动成果。于是，它高兴地飞回鹞儿山，听小山雀们吱吱喳喳述说荒野的沧桑巨变，直到夜幕降临，它重变回“化石”……

“鲲鹏什么时候复活的？”我脑海里钢城的绚丽画面太雄浑壮观了，我心中不禁陡生鲲鹏复活的感觉。我把我的感觉描绘给陪同我参观采访的柳钢副厂长程玉琛听。

程副厂长在业余时间也写小说，在《广西文学》、《柳州日报》等杂志报刊发表过中、短篇小说，大多是描写钢铁工人生活的，他并不因为我的浪漫而笑话我，他懂得作家观察生活爱运用形象思维。传说和现实，往往交织在一起，传说是理想的美化，现实是实现了的理想。程副厂长认真地说：“一九五八年，当各条战线的干部、职工和复员军人来到鹊儿山下安营搭棚时，鲲鹏就从千年沉睡中被惊醒了。不过，鲲鹏初展翅膀，还是在柳钢扭亏为盈的一九八〇年……”

一九八〇年是柳钢厂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一年。

程副厂长笑着说：“除了吱喳的小山雀可以作见证外，厂党委褚朝元书记将告诉你，柳钢是怎样开始扭亏为盈的？当时褚书记是副厂长。”

一、风力就是政策的威力

一双大手紧紧握住我纤细的手，那样有劲，那样热情。单凭这双手，我差点认为站在我面前的是位炼钢工人。从他对生产的熟悉情况，我又差点认为他是基层的技术人员。然而，他就是我要采访的褚朝元书记，一位敦厚、壮实、慈祥、爽朗、笑话不断的中年人。

在一九八〇年的厂级领导班子中，老褚是负责基建、技术革新、劳资的副厂长。回忆起五年前的那场翻身仗，老褚深有感慨地说：“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东风托鲲鹏展翅哇！”

你可知道，柳钢的一些工人曾用刀刮去工作服上“柳钢”的字样，柳钢的一些青工托人介绍对象时，羞于开口说

工作单位是柳钢。因为柳钢是有名的“亏损大户”，年年赔钱，说起来脸红。从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九年，柳钢十四年累计亏损了一亿八千多万元。“四人帮”垮台前的一年，是亏损最多的一年，全区三千万父老兄弟，每人要掏一元钱来填补柳钢亏损的鸿沟。难怪柳钢的干部憋气，柳钢的工人出柳州去见了熟人低头。

不是柳钢的历届领导不想甩开膀子大干，不是柳钢的工人少流了汗，是没有舒心干的环境气候啊！老褚“文革”前后的经历，令我深深沉思。

这位江苏常州籍的党委书记，年青时经熊熊炉火的熏烤，就脱去江南童子的秀逸，添增了粗犷豪放的气质。他初中毕业，五六年进首钢学钳工，两年学徒期满出师，参加了解放军，进东北空军某航校学机械。之后，在大连空军基地当歼击机的机械师。年轻肯干，吃苦耐劳，朝气蓬勃，这是五十年代青年的共同特征，就象一颗颗螺丝钉，党拧在哪里，就在哪里发亮。二十出头的歼击机机械师干得不错，组织又选送他到空字025军校深造三年机械。看到他精心养护的一架架“银鹰”翱翔在蓝天，心里别提多高兴啦！可是，组织决定他和他的战友集体转业。他回到首钢，在技术处管制氧设备和三十吨转炉，大炼钢、小炼钢、施工监督、维修管理，各种冶金机械他精通了。上级又派他到首钢炼钢厂当组织科长。对组织的决定，他二话不说，搞技术工作，搞党政工作，都是党的钢铁事业需要嘛！史无前例的“风暴”，吹熄了无数座高炉的炉火，他也逃脱不了挨批判、靠边站的厄运。

妻子响应最新指示号召，从天津反帝医院下放到广西柳江县洛满山村。他作为家属，奉命随迁广西。这回，老褚有

点想不通了。随迁的家属，大多是科技人员，搞原子弹的到公社割猪，研究遗传工程的挑货郎担，大学哲学教授卖酱油，他被安排到离洛满六十多公里的拉堡，筹备氮肥厂，还算比割猪、挑货郎担、卖酱油强。他为什么还痛苦呢？他痛苦的是离开了心爱的钢铁事业，离开了他熟悉的冶金机械。老褚毕竟是受过党教育多年的共产党员，他用党性克服了内心的苦闷，服从调遣，仅用六万元和一些破旧设备，办起了柳州医疗器械厂。他哪是在办厂哟，他简直是豁出命来干。他胃疼的老毛病就是那时拼出来的，人瘦得不成个样，掉了十几斤肉。借红星农械厂的设备，开小冲天炉打毛坯、划线，红星机械厂下班他上班，车、钳、铆、电焊，他全揽了。结果，医疗器械厂头一年就赚回了六万元投资。

解放出来结合进班子的冶金部负责同志和首钢的领导对正直、实干的褚朝元很关心，到处打听老褚，要调他回北京。柳州地区天津医务人员事迹汇报团到天津，首钢派一位处长追到天津。长途电话直接打到柳江，叫老褚火速返京。

走还是不走？老褚打好了背包，一岁半的儿子坐在自行车前架上，踢蹬着腿，吵着要跟爸爸上车站。老褚狠命亲着儿子，他舍不得丢下妻子和儿子，但北京首钢有他的事业啊！两头都沉，他怎么办？老褚抽着一支又一支的烟，思想斗争激烈，他想到有个柳钢，想到广西钢铁企业急需技术人员，他掐灭烟头，毅然决定留在广西。自行车晃荡着，儿子从车上摔下来，老褚猛扶没扶住，额角跌裂一个大口子，儿子哭叫着：“爸爸，爸爸……”硬汉子老褚也禁不住淌下了眼泪。

终于等到“对口安排”，落实政策，老褚调到柳钢，分到一炼钢车间。荒废了几年的光阴，他要补回来。老厂长江

平秋叫老褚管设备。他雄心勃勃整顿管理制度，制订了分片区域负责制、专人专机负责制，主要设备都挂牌。他当设备主任，又管工段的党组织，技术、思想两副担子一肩挑。他那时就着力抓班组建设，搞岗位责任制和经济挂勾，可惜，帮派体系刘目忠一伙的盖子没有揭开，“文革”左的一套严重干扰柳钢的生产。炼钢车间的经验未能及时总结，也无法推广。老褚陷入人与人的是非漩涡中，耗费他很多精力。

憋着劲的老褚下班后常常留在炼钢车间，抚摸着一台台的设备出神，想到要回家了，走出车间，转了一圈，不知不觉又转回车间来。类似老褚这样想要柳钢翻身的干部、工人，在柳钢何止成百上千！

春雷在鹊儿山上空炸响了。经济改革的东风吹遍了十里钢城。老褚被提拔当副厂长。在马培塘厂长和其他厂部领导带领下，柳钢广大干部、职工齐心协力打了一场漂亮的翻身仗，一九八〇年盈利三百零七万元，戴了十四年的亏损帽子被摔进了柳江河。

老褚对我说：“柳钢初次扭亏为盈，靠的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政策。自治区有关部门按照柳钢七九年的实际亏损额，盈亏包干，超亏不补，减亏留成。这一下解决了企业吃国家大锅饭的老大难问题。柳钢又把利润、亏损指标分别包干到车间、单位。企业内部也不能混吃大锅饭了。责任明确，积极性一下调动起来。我们学首钢，抓‘包、保、核’，理顺经济责任制，全厂各项工作马上集中到提高经济效益上来。”

我听了褚书记的话，默默地想，鲲鹏展翅靠的是风力，柳钢翻身靠的是政策威力。风力就是政策的威力。柳钢改革，首先从砸烂两个大锅饭抓起。同样是柳钢人，十四年艰